

全体登船——诺亚方舟上的意外乘客

想象一下，当来自世界各地的最后一批动物抵达并被安全地安置在这座三层漂浮的“仓库”里后，诺亚和他的家人俯瞰着一排排的围栏，该是怎样一番景象。无数动物的呱呱声、吠叫声和鸣叫声一定震得屋顶的椽木都在颤抖。诺亚一家当时的心中，想必充满了兴奋、恐惧和惊奇交织的复杂情绪。

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的教堂信徒，教堂里都有哪些动物，他们脱口而出的会是一堆儿童故事里常见的动物园和农场动物：大象、袋鼠、狮子、熊、牛和羊。但历史往往与我们基于有限视角所想象的截然不同。有时，现实远比我们的想象精彩得多。

当我们考虑化石和已灭绝生物时，方舟上肯定包含许多我们通常不会想到的动物。与此同时，其他一些我们确信存在却可能并不存在的奇妙物种。

我曾是“创世记解答”机构下属的创造博物馆的动物管理员，几年前被调到那里，与科学家们一起为位于肯塔基州的“方舟奇遇”全尺寸展馆绘制动物图鉴。我之前已经了解一些关于诺亚方舟上动物的常见误解，比如人们普遍认为方舟上没有恐龙，但还有许多其他大大小小的惊喜等着我去发现。

通过研究诺亚船上的动物多样性，我们可以了解有多少生物在洪水中被摧毁，以及为什么只有极少数动物能够重新繁衍出我们今天所享有的物种多样性。

为什么方舟上没有长颈鹿？

参观方舟主题公园的游客常常会对“缺席”的动物感到惊讶。在许多人的名单中，诺亚方舟的标志性动物之一——长颈鹿——赫然在列。

不妨四处看看。从船头走到船尾，从左舷走到右舷，从底层甲板走到顶层甲板。你绝对不会看到一对经典的长颈鹿高耸在你头顶。



山西兽

化石是在中国山西省洪水后早期的中新世地层中发现的，它是长颈鹿家族中一种颈较短的成员。

在中层甲板的一个大型围栏里，你会发现一些身上有斑点的生物，它们大概和你差不多高，脖子相对较短，身体粗壮。这些长相奇特的动物看起来很像 *山地兽* (*Shansitherium*)，一种你在一些自然历史博物馆里能看到的生物。然而，标牌上却显示，它们是方舟探索乐园里长颈鹿的代表。这怎么可能呢？

你或许会感到惊讶，但长颈鹿并非长颈鹿家族现存的唯一成员。你能猜出另一种是什么吗？它生活在非洲中部的森林里。虽然由于体型、外形和斑马纹，短颈的霍加狓有时会被误认为是马，但它与长颈鹿的亲缘关系非常密切。除了斑纹和体型比例之外，长颈鹿和霍加狓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由于这两种动物的相似之处，生物学家将它们归为同一科——长颈鹿科 (*Giraffidae*)。现代圣经创世论者也认同这些相似之处，认为它们属于同一类受造物。

那么，为什么要把方舟上的长颈鹿描绘得更像霍加狓呢？毕竟，如今只有一种长颈鹿是短颈的，而至少有四种是长颈的。化石记录中也发现了其他几种长颈鹿。难道把方舟上的长颈鹿描绘成长颈鹿不是更合理吗？

这就是 *山地长颈鹿* 发挥作用的地方。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合理方法是研究洪水后最早的长颈鹿化石，看看它们的脖子是什么样的。人们预期，方舟居民的最早后代看起来更像它们的祖先，而不是高度特化的现代后代。通过比较长颈鹿化石的颈椎，并根据它们各自的地质层进行分类，两件事变得显而易见。

首先，长颈鹿家族树上只有一支较新的分支——已知长颈鹿科动物中少数——拥有细长的脖子。其次，最早的长颈鹿化石（位于洪水后地层中）更像霍加狓，脖子较短。方舟主题乐园里的长颈鹿模型是基于中国一种名为 *山西兽*（有时拼作 *Schansitherium*）的早期化石品种设计的。

它们不仅脖子短，如果你仔细观察它们的头顶，还会发现一些不寻常的“头饰”。这些被皮肤覆盖的突起被称为骨角。现代长颈鹿和霍加狓的骨角结构简单，没有分叉。但一些已灭绝的长颈鹿科动物的骨角却是分叉的——有些甚至像极了精巧的驼鹿角！*山西兽*的骨角分叉成四个尖。由此可见，上帝赋予了长颈鹿这一物种丰富的形态，这些形态在洪水后的历史中不断演变。

所以如果有人想知道为什么方舟上没有长颈鹿，你可以告诉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方舟上有长颈鹿：就像你我被诺亚一家代表一样。

“会走路的鲸鱼”在方舟上做什么？

方舟奇遇之旅将带您认识一些您可能意想不到会在神创论景点看到的动物。我们展出的动物中，有几种在进化论教科书和自然历史博物馆中被重点介绍为“过渡形态”，其中包括所谓的“会走路的鲸鱼”。



巴基鲸 (*Pakicetus*)

这种据称是鲸鱼祖先的半水生哺乳动物，外形有点像狗，是从巴基斯坦始新世早期洪水后地层中挖掘出来的。

我们特意做出这些选择，意在表明化石证据并非像一副扑克牌那样被分割，一部分证据被归入“[进化论证据](#)”的范畴，其余的则被归入“创造论证据”的范畴。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拥有相同的化石证据。因此，创造论与进化论的区别在于我们如何运用各自的解释框架来解读这些证据。创造论和进化论得出不同的结论，是因为它们采用了不同的解释框架。换句话说，它们存在不同的先入之见或偏见，这些先入之见或偏见影响了它们对相同证据的解读。

这些“令人惊讶的生物”中有一种名为**巴基鲸**

(Pakicetus) 的已灭绝哺乳动物。早在 1958 年，人们就发现了与巴基鲸相关的化石遗骸，但直到 1979 年，人们才发现了部分**巴基鲸**头骨、下颌骨碎片和几颗孤立的牙齿，这些发现使得人们普遍认为巴基鲸是早期长着腿的海洋鲸类。但它们究竟有多像鲸类呢？

最早发表的**巴基鲸**活体形象相当卡通化。画家把它画成一个酷似鲸鱼的头部，配上一个略似水獭的身体。考虑到化石证据有限，这种对海洋生物的描绘尚可接受。但随着近乎完整的化石遗骸被发现，人们的观点开始转变。最初，有一组研究人员持相反观点，认为**巴基鲸**“并不比獾（一种生活在水边的猪形动物）更像两栖动物”，但现在大多数专家似乎认为它更偏向于水生生活。

虫子在哪里？

圣经似乎并没有表明方舟上必须有昆虫和其他节肢动物。进入方舟的动物是“有气息的”（创世记 7:15，新钦定版）。几节经文之后，经文解释说所有“鼻孔里有气息的”陆地动物都死了（创世记 7:22，新钦定版）。昆虫不是用鼻孔呼吸的（它们通过外骨骼上的气孔吸入空气），它们很可能以卵、幼虫或蛹的形式，在漂浮的碎片上度过洪水。因此，昆虫是否必须出现在方舟上值得怀疑，尽管一些比较娇弱的昆虫，例如蝴蝶和飞蛾，可能在船上。

*巴基鲸*和类似的动物之所以被归类为“早期鲸类”，主要原因是它们耳朵里有特殊的骨质结构，称为听泡，这种结构通常只出现在鲸类身上。这些又大又厚的圆形骨头有助于它们在水下听见声音。然而，它们耳朵的其他特征却更像典型的陆生哺乳动物。普通人光看外表绝对不会把它们当成鲸鱼：它们看起来更像腊肠犬，而不是海豚！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巴基鲸*科动物确实拥有其他一些生物学家能够识别的适宜水生生活的特征。例如，它们的眼睛位置靠近头部上方，与鳄鱼相似；它们的腿骨非常致密，可能起到压舱物的作用。所有这些特征都有利于它们在浅水中涉水。

因此，巴基鲸类似乎确实具有一定的水生习性，尽管不如海象和海獭那样适应水生环境。但一个重要的问题仍然存在：是否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巴基鲸类是现代鲸类和海豚的祖先？

创造论者承认，动物王国中一些生物存在有趣的变异，使它们能够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生存。例如，不会飞的渡渡鸟被认为是鸽子的一种。这意味着这些陆生动物与诺亚为他衔橄榄枝的飞鸽是同一类鸟类的后代。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已灭绝的树懒（学名：*Thalassocnus*），它非常适应水生环境，以至于科学家认为它主要生活在海洋中。

这并非一种动物完全演变成另一种动物。毕竟，树懒还是树懒，鸽子还是鸽子。相反，上帝赋予某些动物必要的基因变异，使它们能够适应特定的环境，正如它们被设计的那样。

“早期有腿鲸”和现代鲸鱼是否有可能属于同一物种——一个最终丧失了陆地生存能力的物种？绝大多数圣经创世论者否定这种观点，因为两者之间的差异似乎非常极端。虽然有充分的化石证据表明水生树懒和陆生树懒之间存在联系，或者不会飞的鸽子和会飞的鸽子之间存在联系，但将鲸鱼与巴基鲸等“早期鲸鱼”联系起来的证据却存在明显的空白。

方舟遭遇之旅承认这种不寻常的生物的存在，它们可能像南美洲的啮齿动物水豚一样生活在陆地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中度过；然而，我们不会称它们为“早期鲸鱼”，也不会将它们与现代鲸鱼归为同一“种类”。

所以，如果有人想知道这些“进化论的象征”为什么会出现在诺亚方舟上，你可以告诉他们，我们认为巴基鲸类是半水生动物，与鲸鱼无关，而不是进化论的证据，它们进一步证明了我们上帝的惊人创造力。

这些是什么生物？

化石记录中包含许多我们闻所未闻的奇妙生物。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至少可以根据动物的纲来识别它们，例如爬行动物、哺乳动物、两栖动物或鸟类。即使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例子，长颈鹿科和巴基鲸科，也很容易被识别为哺乳动物。那么恐龙呢？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也很容易区分。但化石记录中也存在一些特例，它们不属于任何上述类别。非哺乳动物的合弓类动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德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二叠纪地层洪水沉积物中发现了已灭绝的非哺乳类合弓动物——*科蒂洛林库斯*的化石。

这两个词真耐人寻味。“非哺乳类”似乎显而易见，但什么是合弓类呢？它们属于一个更高级的动物纲——合弓纲。它们最显著的特征，也是其名称的由来，是每只眼睛后方都有一个颅骨开口，称为颞孔。（开口周围的骨骼形成一个“融合的弓”，或称合弓。）它们还有一些特定的牙齿和颌骨特征，不过这里就不赘述了。

哺乳动物也有这种开口和融合的弓状结构，但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它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合弓类动物被归类为非哺乳类。正如你可能猜到的，哺乳类合弓类动物通常被简称为哺乳动物。你可以把哺乳动物想象

成一个较小的容器，它位于合弓类这个更大的容器之内。显然，如今有很多哺乳动物存在，但目前我们对非哺乳类合弓类动物的了解仅限于从洪泛岩层中挖掘出的化石。

有一种非哺乳类合弓动物你可能比较熟悉，它经常被误认为是恐龙：*异齿龙* (*Dimetrodon*)，一种低矮、背部有帆状结构的生物。但是等等——为什么这些动物不被归类为爬行动物呢？其实，尽管异齿龙的外形与蜥蜴相似，但它的解剖结构在很多方面都更接近哺乳动物而非现存的爬行动物。人们逐渐认识到它们更像哺乳动物而非爬行动物的特征，这使得“似哺乳爬行动物”这个旧称的使用频率有所下降。

要想了解这些生物究竟有多么像哺乳动物，不妨看看《方舟：生存进化》中的一种名为犬顎兽 (*Cynognathus*) 的生物。它几乎可以被误认为是一只中型犬（尽管体型略有畸形，而且几乎没有毛发）。与体态舒展、略似蜥蜴的合弓类动物异齿龙 (*Dimetrodon*) 不同，*犬顎兽*的前肢更加直立，这或许使它走路时像负鼠一样。它的名字意为“狗顎”，反映了其下顎和牙齿与哺乳动物极为相似的结构。



犬颞兽 (*Cynognathus*)

发现于南半球中三叠世地层中，这种已灭绝的非哺乳类合弓动物仅在洪水沉积物中被发现。

由于合弓类动物显然包含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物种，我们或许会预期它们拥有不同的皮肤类型、质地和覆盖物。事实上，它们似乎确实如此。化石遗骸表明，它们的覆盖物从骨质甲壳和鳞片到裸露的皮肤，甚至可能还有一些毛发。表明它们有毛发存在的最佳证据来自犬颞龙标本的吻部，这些吻部布满了小孔。据推测，附着在胡须上的神经和血管就穿过这些小孔。我们尚不清楚犬颞龙是否全身覆盖着毛发，还是像方舟探索中心（Ark Encounter）展示的那样皮肤裸露，但

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是令人着迷的生物，显然与现存的任何生物都截然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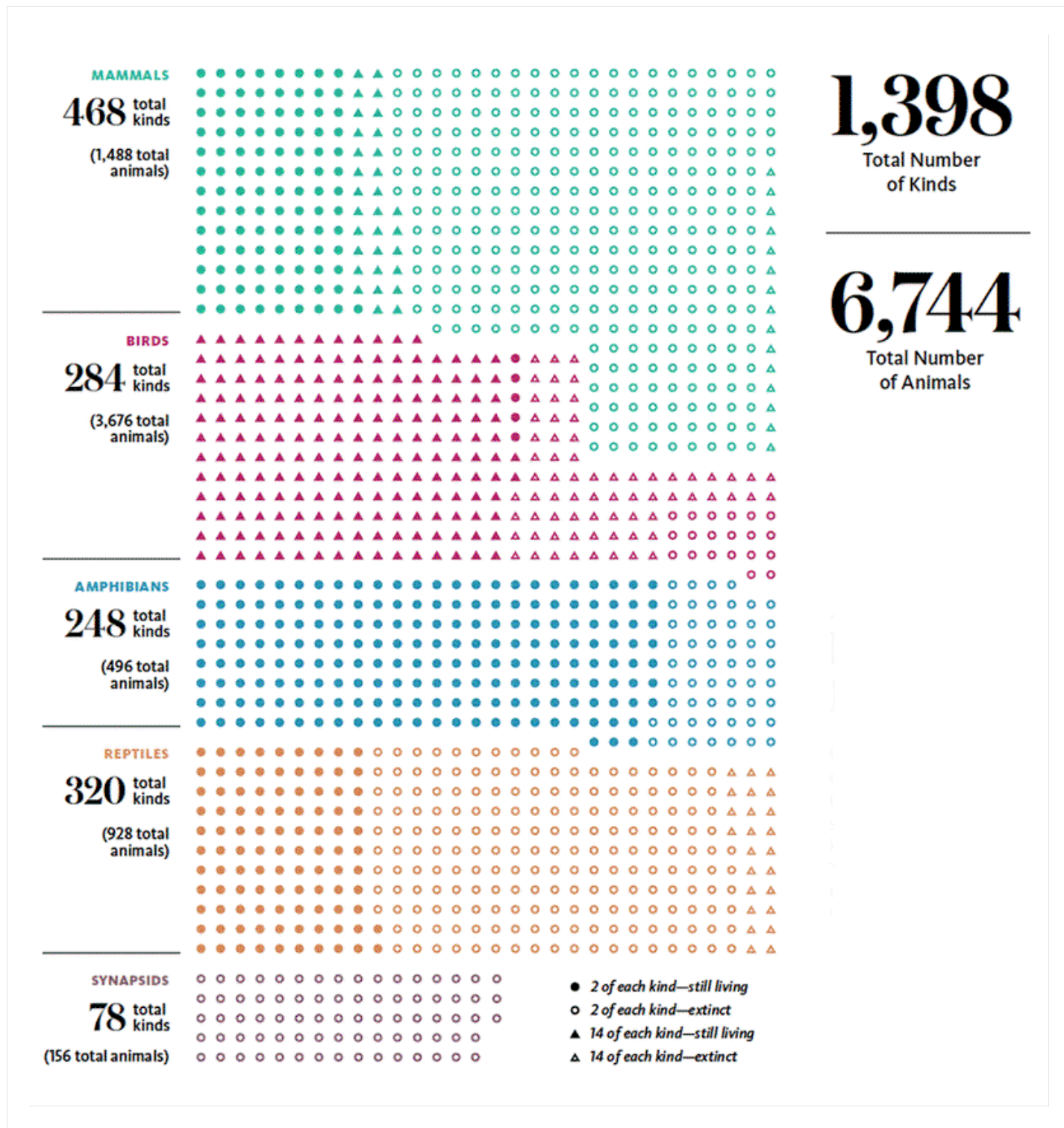
考虑到合弓类动物的特殊性及其令人困惑的分类，它们是否是连接“典型”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的过渡形态？这是进化论支持者的假设，但证据究竟指向何方？在洪水之前，一些我们今天称之为“爬行动物”的动物，其特征更接近哺乳动物而非现存的爬行动物。一些在洪水前繁盛的动物如今已不复存在——它们无法被简单地归入我们为现代动物设定的分类框架中。换句话说，我们发现上帝的创造力远超我们之前的想象。而这正是圣经创造论者所预期的，他们也应该欣然接受的。

创造他们的那一位

最终，关于方舟上的动物，我们有很多事情永远无法理解——至少在今生是如此。但这没关系。探寻上帝在历史中为我们隐藏的宝藏是一件光荣的事（参见箴言 25:2）。

对我而言，我在这场探索中的角色相对渺小，却充满了不断涌现的惊喜。这些惊喜持续拓展并更新我对上帝过往奇妙作为的理解，使我在以圣经为框架解读最新科学发现时保持谦卑。我必须始终以上帝的话语为起点，并以此为光照来解读人类所有尚未完成的发现。

愿这些造物奇迹继续在我们心中激起喜悦与敬畏，使我们敬拜创造它们的上帝。



方舟种类数据统计

计算诺亚方舟上的动物数量很复杂。《圣经》记载，上帝差遣了某些种类的动物各两只，另一些种类的则有十四只。这张图表总结了“创世记解答”的研究人员以及其他参与方舟探险乐园动物展区开发的人员最终统计出的动物数量。瞧，这艘巨大的方舟空间真大！

读完这篇文章，你心里是否有一些触动？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或许，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打开心门，成为祂的儿女。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只要一颗真诚的心。你可以这样祷告：

天父上帝，

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立定心志，宣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离开过去那些不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求你赦免我的过犯。靠着你的恩典，帮助我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活出你所赐的新生命。求圣灵每天引导我、扶持我，使我一生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愿你知道，你并不孤单。信仰的道路需要陪伴和成长。鼓励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寻找一间合适的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聚会、学习和成长。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在信仰上需要帮助，欢迎随时写信与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倾听，也愿意与你一同前行。